

<<舞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舞者>>

13位ISBN编号：9787500841449

10位ISBN编号：7500841442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海岩

页数：35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舞者>>

前言

我出生那天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红旗，这过节般的景象我小时候每个生日都能看到。因为我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日而生，我印象中的童年充满了优越感和革命式的快意。我的少年时期则是在“文革”中渡过，父母被造反者隔离，我从十岁开始辍学并独自生活，起居自由但心灵压抑，而且不敢上街怕被人打，直到十五岁那年走后门当了兵才翻身变成革命大熔炉中的一员。

我退役后当过工人、警察和机关干部，总的还算顺利，就是没想到我这个十五岁前就经常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文革”后却因为连初中文凭都没有而险被机关清退。为这事我至今苦笑，觉得自己这辈子总是生不逢时。

该长牙发育时偏逢自然灾害，跟不上营养；该上学读书时又遇文化大革命，没受到教育；该工作提拔时又刮学历风……好在我在每个单位碰到的每个领导每个同事都很关照我，给我工作的机会。有一次还让我到一家机关自办的小饭店里去帮忙，那饭店经理看我年轻又勤勉，刚好手边又缺人，因此向机关要求让我多留几天，冒充值班副经理搞搞接待，结果一留留了十五年整。

我当时本来就是临时借调充充数的，没想到后来竟假戏真做当上了全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会长。后来写小说则更是一时兴起，起因是看了几本在书摊上买的烂书发现烂得连我自己写写也不会比它更烂。

想我虽无学历但有几分阅历，比如“四·五”运动，被派到天安门当便衣那一段可写一本《便衣警察》；唐山大地震当天即赴唐山救灾可体会一次《死于青春》；帮电影乐团找意大利小提琴那次忙可演绎出《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些年混迹商界，心变冷了反倒更有《你的生命如此多情》那样的感慨。

凡此种种，试着写来，赚些稿费贴补家用。

<<舞者>>

内容概要

云朗舞蹈学校毕业的高纯因生计所迫成了出租车司机，机缘巧合，他与云朗歌舞团的舞蹈演员金葵相遇，金葵的一段《冰火之恋》，激发了少年高纯的爱情，对舞蹈共同的热爱让他们一见如故。金葵正不堪父母为挽救家族事业而逼她放弃舞蹈，而高纯从未露面的父亲也从北京派来朋友寻找高纯，希望能在重病中见到儿子。

在金葵的鼓动下，两人决心离开故乡，见见高纯的父亲，并报考北京舞蹈学院，寻找共圆舞蹈梦的机会。

漂在北京的生活充满艰辛，但萌动的爱情与对舞蹈的痴迷还是让两个年轻人感到充实与幸福。他们为自己的舞蹈《冰火之恋》设计了服装——冰一般纯洁的白纱裙，火一般热烈的红绸巾，并晨昏苦练，渴望有朝一日能梦想成真。

<<舞者>>

作者简介

海岩原名侣海岩，1954年生于北京，15岁应征入伍，退役后当过工人、警察、共青团干部，后从事企业管理工作。

现为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锦江(北方)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北京昆仑饭店有限公司董事长，并兼任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国家酒店星级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等职，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作有《便衣警察》《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平淡生活》《深牢大狱》《河流如血》《五星大饭店》《舞者》等。

<<舞者>>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祸第二章 谜第三章 玷污第四章 密探第五章 暴露第六章 惊第七章 逃第八章 噩第九章 厄第十章 亡命第十一章 密语第十二章 狰狞第十三章 绝杀第十四章 秘境第十五章 盗第十六章 闪婚第十七章 无性第十八章 潜第十九章 欢第二十章 辱第二十一章 间离第二十二章 丑闻第二十三章 诡异第二十四章 暗刃第二十五章 浊第二十六章 清第二十七章 冰火相淬

<<舞者>>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祸这个故事缘起的地方，是一座名叫云朗的小城。

在春夏相交的某日，小城忽然冷得反常。

早行的汽车在坡地的街衢无声驶过，驱雾的车灯回避着沉睡未醒的小巷。

小巷连绵起伏的台阶和这座小城同样古老，沿着雾中的危墙逶迤向上。

台阶残损的一端被一幢三层的砖楼拦住，砖楼陈旧的灰色类似一天最初的光芒。

楼顶的小窗半开半掩，俯视着坡地上散漫的古城，也面对着太阳将起的方向。

每天，高纯都是这个城市中最早醒来的一个，起床后的梳洗穿戴仔细而又迅速。

爱打扮的习惯也许可以从床头的一幅照片上找到答案——一位腾空而舞的少年定格在画面的中央。

和照片里舞蹈的男孩相比，此时的高纯已经长大成人。

从灰楼顶层的阁子里跑下，高纯的动作依然保留了舞蹈的感觉，头颈端正，脊背挺直。

他从灰楼的后门跑出的那刻，整条巷子尚且空无一人。

清晨高纯照例要去的地方，离那幢灰色的砖楼并不太远，他在并不太远的一片居民区里，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屋门。

门里住的李师傅就是他的老板，从屋门破损的外观不难看出这位老板并不富贵——李师傅妻女三口，唯一的生产工具就是五年前买下的一辆富康轿车。

一辆富康轿车加一张个体出租汽车的营业执照，确定了李师傅养家糊口的职业，也成就了李师傅的“老板”身份。

为了物尽其用，这辆富康每天要在街上工作近二十个小时。

李师傅每天傍晚出车，一直开到半夜，这是生意最好的一个时段，而整个白天，他都在家睡觉，养精蓄锐，把车子租给高纯，说好白天的收入五五开，五五开也能让高纯一个月挣到八九百元。

八九百元在小城云朗，完全可以丰衣足食。

在李师傅家里取了营业执照行车执照和汽车钥匙，高纯开走了停在门外的汽车。

头一单生意就是往机场送客，单程百多公里。

原以为今日财星高照，谁料在机场卸客之后等到中午，也见不到一个要去云朗的乘客，下飞机的人都是直奔铜源市区的。

高纯守在机场的旅客出口问了大半天：“有去云朗的吗，有去云朗的吗？”

车子有空调……”直到太阳西斜，才熬不住了，开着空车打道回府。

人在倒霉的时候，心里的颜色都是灰的。

开到机场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时，阴沉的天上居然落了雨点。

高纯摇下车窗交费，钱票也被雨水打湿。

透过灰色的雨幕，他看到机场方向的收费口前，汽车排起了密集的长队。

一辆红色出租车的后门忽然打开，跳下一个年轻的女孩。

那女孩身穿黄色的衣裙，奔跑的动感飘逸如风，她几乎不费力气地跳过隔离的石墩，飞翔般穿过车道的逆流。

红色出租车里有个男人摇下车窗，冲着女孩的背影大声叫喊。

雨在这一刻忽然大了，那男人犹豫着没有下来。

高纯只觉自己车头的挡风玻璃上，一片艳丽的黄裙瞬间漫卷，眼晕神移之际女孩已经绕到右侧拉开了车门，这一串画面快得高纯未及反应，身边已经坐稳了那位黄衣女孩，并且大声向他发出命令：“开车！”

”高纯没动，侧过身子，面露诧异：“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出租车吗？”

我打车呀！

”那边红色出租车上的男人终于下车了，一身笔挺的西装不堪风雨。

他歪歪斜斜地撑开了一把雨伞，试图攀上过膝的水泥隔墩，动作却远远不及女孩干净利索。

女孩又喊了一声：“快开车！”

<<舞者>>

”身后的车辆也响起了催促的笛声，在西装男子终于越过水泥隔墩的同时，高纯踩下了油门，富康车轰地吼叫一声，冲出了公路收费站的出口。

这一天高纯还车的时间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他回到李师傅家时一辆公安的警车刚刚离去。

李师傅上高二的儿女李君君早已放学，见高纯进屋便上来寒暄，寒暄的内容却让高纯吃了一惊。

“高纯哥你犯什么事了，警察都找到我们家来了。

”李师傅的老婆病了多年，在床上有气无力地管制女儿：“君君不要乱讲啊，高纯多本分啊，警察是来找他问事情的。

”李师傅把女儿叫回书桌：“哎，别一见高纯就疯，作业做完了吗？

考不上大学你就得和高纯一样开出租去！

”父亲的严厉让女儿收束了笑容，缩回到书桌那边去了。

李师傅这才把高纯拉到门外低声相问：“你不是拐卖妇女了吧，怎么把警察招到我们家来了？

”高纯无辜地眨眼，“警察找你干什么？

”“不是找我，是找你！

”“找我干什么？

”“你今天是不是在机场路拉了一个女的？

”“啊，怎么了？

”“拉哪儿去了？

人家家里报警了，满城找她呢。

”“出了机场路她就下车了。

”这一老一少嘀咕着，声音下楼去了。

李师傅收了车子的证照，照例查验了车况。

很快，两人在门口分手。

“你以后把手机开着，”李师傅说：“那点电话费能省多少钱呀，要有急事可怎么找你！

”雨后的落日，绚丽如虹。

高纯回到了那座早出晚归的灰楼。

从很远处就能看到，这座砖楼顶层的阁子间是用木板搭出来的。

阁子间低矮窄小，却连接着一个开阔无比的屋顶天台。

屋内的陈设极其简陋，却安装了一根自来水管。

高纯先接了水洗脸擦身，又用发胶喷了头发，不像日落而归，倒似新妆出门，直到打扮利落，才扣着新换的衬衫，匆匆上了天台。

转出天台狭窄的门道，壮丽的晚霞扑面而来，天边朦胧的红晕将一个少女修长的剪影，镀出一层玫瑰般的神幻，从那优美的轮廓不难认出，正是下午那位搭车的女孩。

女孩面向燃烧的夕阳，手扶晾衣的木柱，右腿高高扬起，越顶绷直足尖，动作端庄稳定，姿态优雅舒展。

“我看过你的演出。

”高纯站在女孩的身后，他无意惊扰她的功课。

但女孩还是把腿放了下来，飘然转身。

“你看的哪一场？

”“我在劳动剧场看的，是我原来艺校的老师给我的票。

你跳得是个双人舞，我非常喜欢。

”高纯顿了一下，说：“可惜把名字忘了。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叫金葵。

金子的金，葵花的葵。

”“我是说，那个双人舞。

”女孩没有离开柱子，那柱子如同练功的“把杆”。

她说：“啊，那个舞叫《冰火之恋》。

没想到你也学过跳舞。

<<舞者>>

”冰火之恋……这名字有点残酷，让高纯沉默了瞬间，他接下去说道：“你跳得非常好，可惜你的舞伴有点显老。”

”“他是我们剧团最老的演员，今年我们团让经理承包以后，我们经理就把他炒了。”

”高纯见怪不怪：“吃青春饭的行业，都是残酷的行业。”

”女孩的目光，有几分感叹，不是对舞蹈，而是对高纯，“所以你从艺校毕业后宁可去开出租车，对吗？”

跳舞只能跳到三十岁，开车可以开到六十，对吗？”

”高纯苦笑一下，笑得万般无奈：“不，我热爱跳舞，我为她辛苦了整整六年，舞蹈就像我最爱的一个女人，准备和她过一辈子的女人。”

可没想到我从艺校刚一毕业，这个女人就把我甩了。”

”“为什么把你甩了？”

”女孩不解：“你受伤不能跳了？”

”“我没钱了。”

”“跳舞要钱吗？”

”“要跳舞，就必须活着，要活着，就必须有钱。”

你们歌舞剧团连着两年都不招男的，我也没有你那样一个开酒楼的老爸，我要想让自己活着，就必须挣钱。”

”女孩讶然：“你爸爸妈妈……不能帮你？”

”“我妈去世了。”

”顿了一下，高纯又说：“我没见过我爸。”

”说起父母，高纯的声音平平淡淡。

或许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已没有即兴的伤感：“我想挣点钱，然后到南方去，我有很多同学都到南方去了，就算进不了团，南方很多酒吧夜总会也都有舞蹈表演。”

不过我两年多没练了，身上已经有点沉了。”

”女孩微微咧开嘴角，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没关系，我可以帮你练啊。”

”高纯也咧开嘴笑了：“好啊，咱们一起练。”

”这一夜是高纯租下这间阁楼后第一次露宿天台。

清晨的寒意尚未退去，他就在这里迎来了第一道曙光。

阁子间里的床上，那个名叫金葵的女孩还在熟睡，以致高纯每日不可省略的梳洗打扮，不得不进行得蹑手蹑脚。

此时的巷子照例安静无人。

高纯沿着不规则的石阶向坡下跑去，步伐姿态意气风发，比往日更多了几分由衷的兴奋。

他把车子开出李师傅家的第一个去向，正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地方。

云朗歌舞剧团位于这个城市的凹地，与他栖身的坡地各处两端。

从李师傅家出发穿过云朗全城，街道渐渐宽敞平坦。

歌舞团的院子也十分开阔，只是院中那幢楼房老旧不堪。

按照金葵昨晚的交代，高纯在楼内练功房旁边一间小屋的门外，敲醒了睡眼惺忪的剧团经理。

“您是方圆方经理吗？”

我是金葵的朋友，我是来替金葵请假的。”

”高纯这样介绍自己。

他对那位三十多岁就有些谢顶的汉子恭恭敬敬。

看来金葵说得没错，这个名叫方圆的经理显然和她私交不错，毫不见外地把高纯让进尚未收拾的屋子。

床上的被褥未及叠好，经理便先穿戴整齐送高纯出门。

高纯一再说您留步您留步。

经理还是陪他下了楼，经理说没事，没事，我正好出去买份早点。

他们穿过空荡荡的练功房，练功房的破旧在朦胧的阳光中含混不显。

<<舞者>>

在歌舞团院子的门口，看门老头神色张皇地迎上前来，刚说了一句：方经理有人找你！

他们便被几条壮汉团团围住。

为首的一个粗声喝问：你是经理吗，我妹妹金葵今天上班没有？

那叫方圆的经理和他们有方有圆的对起话来，高纯轻声说了句：方经理我先走了。

便侧身出门，掩面而退。

在收留金葵的第二个晚上，小阁楼里轻松了许多，没有了前一夜的生疏和拘谨，气氛显得融洽而又快活。

两个年轻人互相谈了他们各自的家庭和亲人，以及同样简单的人生阅历。

和高纯相比，金葵的人生似乎应有尽有，不仅父母健在，长兄持家，而且，她家在云朗市区一条热闹的大街上，还开了一家不算太小的酒楼。

在云朗能开几百个席位的酒楼，也算得上是大富之家了。

高纯说：“潮皇大酒楼我知道的，我还往那儿拉过客人呢。

你们家既然开了这么大的买卖，按说不该再拿你去巴结那个台湾人啦。

”可金葵的回答似乎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穷有穷的快乐，富有富的苦恼——“开这酒楼的钱一多半都是借的，我爸和我哥为这个酒楼背了一身债。

这几年生意不好，还得应付方方面面白吃白喝。

那个台湾人说可以给我爸贷款，让我爸先把旧账还了。

昨天那台湾人本来说好要带我爸我妈和我一起去深圳玩的，可上了车我才知道我爸妈都不去了。

我说那我也不去了。

他哄了我一路，快到机场了他忽然说他喜欢我，要跟我谈恋爱。

吓得我只好跳车了。

”高纯不解：“谈恋爱那么可怕吗，要吓得你跳车？

”金葵说：“那个台湾人，也就是在大陆做生意做闷了，想找个女孩陪他罢了，谁知道他在台湾有没有老婆。

”高纯眨眼：“那你也得早点回家啊。

你们家都报警了，你哥也到剧团找你去了。

你再不回去，你们家真要告我拐卖少女啦。

你让他们着急两天了，气也出了吧？

”金葵随和地点头：“我知道。

”又说：“我不是气他们，我不回去是怕我爸生气。

我爸那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们顶撞他。

我从小到大什么都听他的，他让我去省里上学，我就去省里上学，他让我毕了业回云朗工作，我就回了云朗工作……”高纯插话：“他说让你跟台湾人一起去深圳，你为什么不去？

你就知足吧，我现在想找个老爸老妈整天管着我，都找不到呢。

”话题至此，转到了高纯身上，关于高纯的身世，让金葵充满好奇：“你爸爸妈妈离开你很久了吗？

”高纯低头，不知是承认还是否认：“我没见过我爸，我是我妈带大的，我从云朗艺校毕业的前一年，我妈就病了，然后，就死了。

”金葵沉默下来，用沉默表示了应有的同情。

反而是高纯，试图用无所谓的表情，维持这个晚上的轻松：“我猜我八成是个私生子吧。

”“私生子？

”私生子这个字眼，让金葵目光怔忡。

直到高纯自我解嘲：“就算是私生子吧，但愿也是爱情的结晶，而不是一夜情的累赘。

”金葵才笑了起来，而且添油加醋：“一夜情的累赘还算好的，别是强奸犯的罪证。

”在高纯记忆中，这大概是第一次，在他的这间小屋里，响起女孩清亮的笑声。

他可没笑，指指自己：“我是强奸出来的？

你太损了吧！

”第二天下午，高纯收工很早，他没回李师傅家，而是直接把车开回了自己的住处。

<<舞者>>

和他同车来的，还有云朗歌舞剧团的经理方圆。

方圆的到来使这间阁楼备显狭小，高纯站在阁楼的门外，默默听完了方圆对金葵的规劝。

方圆说：“我答应你们家了，一定把你找到。

你哥哥能找的地方他都找了。

你爸爸气得血压都上来了，你总不能在这儿躲一辈子吧。

”金葵说：“我爸怎么说的，他还让我跟那个台湾人好吗？”

”方圆说：“这我不知道，你们家也是为你好嘛。

”金葵看了高纯一眼，说：“我爸不是为我，他是为钱。

”方圆也看了高纯一眼，仿佛这事与高纯有关似的，随后转脸继续开导金葵：“你躲在这儿也是给人家找麻烦嘛，你哥的脾气你也知道，这地方一旦让他找上门来，非把小高暴打一顿不可，你这样也连累人家小高嘛……”高纯在门口插话：“打我干什么，我又没动他妹妹一个指头！”

”方圆低头点烟，没做解释。

金葵说：“好，那我回去。

”方圆这才把悬在心口的气，随烟吐出：“是嘛。

”他如释重负地把脸转向高纯，冲高纯笑了一下。

但高纯没笑。

方圆完成任务，告辞离去。

高纯和金葵一起送他下楼，方圆也许看出来了，金葵还有话说。

“老方，求你个事好吗？”

”金葵开了口，方圆悠着劲：“什么事啊？”

”金葵回头，看一眼跟在身后的高纯，低声说道：“你知道吗，他也是学跳舞的，云朗艺校毕业的。让他到咱们剧团去怎么样啊，练一个月就能恢复。

”方圆没敢回头，用更低的声音回答：“你就别给我找事了，剧团现在的效益不好，下一步还要裁人呢。

最近准备搞一次全员考核，优胜劣汰。

不过你放心，裁谁也裁不到你的头上。

”方圆走了，金葵目送他的背影远去。

高纯跟上来问了一句：“他又说什么？”

”金葵说：“没说什么。

”夕阳西斜的时候，高纯送金葵回家。

金葵家住在云朗的新城，那是一片崭新而俗气的楼宇。

下车前金葵用女孩特有的扭捏，对高纯表示了暧昧的谢意。

“这几天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你早烦我了吧？”

”高纯说：“没有啊，我那儿条件太差了，再住下去你也该烦啦。

”金葵说：“我占了你的床，占了你的蚊帐，你天天睡在天台上，天台上有蚊子，夜里露水也挺大的。

我知道你早盼着我快点回家了。

”高纯说：“没有啊，你在我那儿我都习惯了，你一走我倒不习惯了。

”金葵笑笑：“那祝你今天睡个好觉，咱们后会有期吧。

”高纯点头，却问：“后会……有期吗？”

”金葵说：“不知道啊。

”又说：“你要想见我，总能见得到吧。

”高纯说：“我这两天多拉点活儿，多挣点钱，然后上你们家酒楼吃饭去。

你在那儿吗？”

”金葵说：“我在那儿干吗。

你去看我演出吧。

过些天我们团可能有演出，我找老方帮你要两张票，你有女朋友吗？”

<<舞者>>

可以带她一起来看。

” “ 女朋友？

” 高纯说：“我一直以为我会和舞蹈过一辈子呢，所以就把找女朋友的事给耽误了”。

<<舞者>>

编辑推荐

《舞者》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从“少年壮志不言愁”的《便衣警察》到震撼人心的《玉观音》再到风华毕现、悲情绝倒的《舞者》，从《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到《永不瞑目》《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岩式警匪”“岩式爱情”，“岩式风格”风靡20年创造了中国出版和中国影视的一个又一个神话。

海岩是中国内地与香港金庸、台湾琼瑶齐名的畅销书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全部被改编为影视剧，深受广大读者和观众喜爱堪称中国的言情小说大师和大众文化英雄。

<<舞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